

瓯韵

不曾消逝的爱

■ 江兆苓

1

明天有空吗？微信里是陈洛发过来的信息。明知这一天的到来是迟早的事，陆真的心还是狠狠地揪了一下。明天上午有课，下午有空。她回复。下午几点？陈洛问。两点。陆真回复。那明天下午两点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陆真沉默半晌在手机上打出“好”字，却迟迟没发出去。不见不散！迟迟等不到陆真的回复，怕她变卦，陈洛又紧加了一条。就这么迫不及待吗？陆真心里泛起冷笑，眼睛却不知不觉漫上淡淡水雾。

都说仰望四十五度角，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她仰起头，努力成四十五度角，感觉眼泪真的没有流下来。余生，与其相互怨怼，不如就一别两宽吧！她闭了闭眼，终于将那个好字发了出去。得到她肯定的回复，陈洛没有再发信息发过来。世界再次归为寂静，她怔怔地在沙发上坐着。窗外黑漆漆的夜，凉意一阵阵漫过四肢百骸。

2

陆真站在民政局门口，双手插在口袋，漠然地看着街上人来人往。说是两点，她还是早到了十分钟。好像比陈洛早到，就更能显示她比他更坚决。等了一会，见陈洛并没有准时来，她给陈洛发了一个信息，告诉她她已经在民政局。

陈洛没有回复。可能在开车不方便回吧，陆真想。陆真在民政局门口又等了一回，陈洛还是没有来。她咬咬牙，准给陈洛打个电话。自分居以来，两人就再也没有互相打过电话，好像谁先打谁就先低头一样。但现在为了能按时回到学校，陆真还是硬着头皮将电话拨了出去。电话传来忙音，没通。

陆真在民政局门口又站了一会，想不出陈洛为什么没有来，电话也打不通。离婚本来就是他先提的，既然已经约好时间，以陈洛的性格是不会失约的。但眼看四点钟了，再等下去怕是赶不上学校放学。陆真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学校有规定，为了学生的安全，晚上放学时，一年级的班主任都必须要把学生送至校门口，直至每位学生被家长接走。眼看快四点钟了，再等下去陆真怕错过学校放学的时间，到时候不好与学校跟家长交待。我等会还有事，先回去了。陆真给陈洛发了信息。只要有空，随时通知我。怕陈洛误会，以为她故意放他鸽子，在出租车上，她又补发了一条信息。

3

回到学校，还好没到放学的时间，陆真先回了一趟办公室。其他老师都在教室里上课，办公室静悄悄的。陆真坐在椅子上，踢掉鞋子，缩了缩脚。对着座位的窗前，学校种了一棵梧桐树，正值深秋，梧桐树上挂着几片黄叶子，风一吹，摇摇晃晃。望着叶子，陆真不禁发呆。这叶子还真像她的婚姻，看似还挂在树上，实则摇摇欲坠，最终还是得落下。想到此，她的心，隐隐作痛！陆真表面看似已经不在乎她与陈洛的婚姻，但其实怎么会不在乎呢！那年校园樱花树下初相遇，他们认定了彼此，爱的天昏地暗。毕业后，她要跟陈洛一起南下，父母坚决反对。她父母是高校的老师，只得她一女。从出身开始，她就被他们捧在手心里，没离开过身边，连大学都选在自己的城市。

陈洛是沿海南方人，性格跳脱，脑子活络。她父母觉得她跟他不是同一类人，在一起不合适。热恋中的人，哪听得进父母的劝告，不惜与父母闹翻，陆真也要跟随陈洛一起南下。身边很多同学羡慕她，校园恋爱修成正果，双宿双飞。她也暗自得意，可以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后来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陈洛外面应酬越来越多？每天回来越来越迟？对她的关心越来越少？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陆真已经想不起。她，每天学校、家两点一线，单纯、枯燥，回到家只想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而陈洛在外面各方应酬，回家只想有一个安静的空间。两人越来越不在一个点上，于是开始争吵，有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吵，反正一点就着。陈洛为了避开她，渐渐开始不回家。而陆真开始怀疑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直到有一天，她看到陈洛与一个女子从一个宾馆同时出来。她再也控制不了，爆发了，长久积压的不满、怨恨，全化成世上最恶毒的话语，源源不断的从她的嘴里涌出，向陈洛喷去。那一刻，陈洛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她！这还是他当初认识的那个文文静静的，又充满自信的陆真吗？陈洛不敢相信。他觉得再这样下去，他们就再不堪面对了。也就在那一天，陈洛向陆真提出了离婚，事情的真相与否已不重要，他只知道，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时，陆真自己也呆了！不相信那些话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望着陈洛震惊的眼神，她才发现在他心里原来已是这么的不堪！不能再回忆了，陆真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嘀……”刺耳的手机铃声划破了办公室的寂静，也打断了陆真沉痛的回忆。

“请问你是陆真吗？”对方急切地问。“我是，请问你……”“我是交警队的。”对方不容陆真说完，就自报家门。交警队找她有什么事，陆真心里一阵疑惑，她不记得她有什么违章的事。“你是陈洛的妻子吧？”“我……”陆真想说我现在的妻子，但马上就不是了。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对方打断了：“陈洛被车撞了，昏迷不醒，已经被送往医院，你赶紧过来处理吧！”什么？被车撞了！陆真心头一跳。来不及多问什么，匆匆忙忙出学校拦了一辆车，按照交警给的地址，直奔医院。

4

去了医院，才知道，陈洛是被一辆大货车撞的，情况比较严重，人已经送进重症室，为什么被撞，警方还在调查中。陆真心里直发慌，希望陈洛能没事。虽然她对陈洛有怨恨，但这个怨恨还不足以要陈洛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她心里默默祈祷！经过抢救，陈洛脱离了生命危险。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陈洛一直没有苏醒。身体机能是在慢慢恢复，但就是不苏醒。医生告诉她，陈洛这种情况很特殊，什么时候能醒，还真说不准，只有继续住院治疗观察，让她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陆真有点懵，他们都要离婚了，碰到这种情况？不能离婚，又不能放着陈洛不管，陈真只好医院学校两头跑。一段时间后，陆真疲惫不堪。几番权衡，她辞了职，专心呆在医院照顾陈洛。

(未完待续)

岁月

■ 厉雄

在生疏的土地
生疏的音准
我们想挪动方块字
让第三声的音调
醍醐灌顶

我们想回到《诗经》里寻找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佳人
在唐诗宋词里虚设
执手相看
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浪漫

我们把abc赶进一副副古画里
捡拾五千年的云影
让bpmf这群老祖宗的孩子
在这贫瘠的大地上
生根发芽

我们从太平洋里取出月色
描画祖国的样子
我们低头思故乡
举头下载梦想的色彩和活力

母亲的中秋月

■ 文/王献翠

夜。拖着疲惫的影子
一排排圆形雕花路灯
是母亲的中秋月
指引着我回家的路

地中海的夜，沙洗过的夜
过于宁静
恰好可以存放
母亲收割过的那片农田
圆月照虫鸣
也照着父亲农归的身影

月满，星疏
城市如同白昼
喧嚣褪尽
安详如母亲的中秋月
窗外，九十九朵昙花
白月光般绽放
轻倚月色
海外游子，高举酒杯
红色液体沿着杯沿注入
轻轻一晃
今夜，我想回家

飞机在一万两千米高空
平流层的月亮
幻影迷离
前一秒，万丈紫霞围绕
白云奔过，洁白如练

一万公里，披风披月
尘土归来，乡音依旧
一轮中秋月
在母亲的院子里盛开



《秋》

摄影/叶秀未

三十三年后的回访

■ 陈志宁

一天偶然翻阅自己于1990年出版的《侨乡青田拾薪五周年》新闻集，第54页“他们向县委送上感谢信”一文映入眼帘。这是一篇新闻稿，刊登于1990年6月7日的《丽水日报》，报道的是当年3月5日县委工作队队员抢救遭遇车祸的陈相庭与两位女儿脱离生命危险的感人事迹。

虽说往事如烟，但再次细细阅读之下，仍然被文中所述的情节所感动。心想：世事变迁，一晃33年过去了，故事里的主人翁，现如今怎么样了？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借着空闲时间，我对这则发生于33年前的新闻报道做了个追踪回访。

秋高气爽的一天，我第一个寻访到的是方平，当年他是县委党校副校长，感谢信里提到的县委工作队里有他。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子，现已退休在家，听知我的来意，就热情地帮我联系到当年出车祸的陈相庭一家。

陈相庭的妻子陈水翠现居住在青田，她说，她丈夫已于2017年因病去世了，与丈夫一同遇车祸的两个女儿，大女儿现在县城一小学教书，是丽水市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小女儿现旅居西班牙，经营一家酒吧。

回忆起当年车祸的情形，陈水翠忍不住哽咽起来，她说：“记得那是星期一早上，陈相庭带着两个女儿，坐一辆大型拖拉机，从湖云村出发送女儿到北山上学，途经回村时，车祸发生了。是县委工作队队员闻讯及时赶到现场，将丈夫和两个女儿送到北山卫生院抢救。丈夫和大女儿伤势较轻，最严重的是9岁的小女儿，整个脸部被车头水箱里滚沸的水烫伤，生命垂危。在这情势危急的关头，方平呼叫县人民医院派救护车直送县人民医院抢救。但因医院抢救条件有限，眼看脱水严重、生命危急，方平当即又联系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开通抢救生命的绿色通道，并连夜陪护着将小女儿送往温州第一医院抢救。”

“幸亏抢救及时，小女儿慢慢脱离了生命危险。当时一家四口，三人躺在病床上，同时又要支出大笔的医药费，这重负担得我一个人喘不过气来。正在犯愁时，方平发动大家募捐，又将募集到的2080元，送到了我的手里……”

陈水翠一边用手擦着眼角的泪水，一边激动地说：“真是雪中送炭呀！我这辈子都要记住他们的恩情，记住2080元这个数字，所以才萌生了要给县委写感谢信的念头，真心要感谢他们！”

陈水翠接着说：“小女儿虽然痊愈出院了，可脸已破相，但坚强的她不愿留级，坚持要求在原班级上课，好心的班主任收留了她，对她特别疼爱，常挤出时间给她补课，让她能跟上课程。后来，学校毕业了，工作队里的黄光荣帮小女儿找了个临时工。待家庭条件稍好点了，小女儿也19岁了，2000年左右，方平介绍他的同学、杭州浙一医整容科医生给我，带小女儿去杭州做了整容手术，手术很成功，好心的医生将做整容手术大针的收费标准按小针来收，光这一项就为我节省了好几千元。再后来，小女儿出国去了西班牙，有一次由于过度劳累，她病倒了住院，我又托方平在西班牙马德里老外银行上班的女儿，到医院看望探视我女儿，直到将女儿转院治愈为止……现在，小女儿同在西班牙的东阳小伙子相遇相知相爱，结为夫妻生育了三个儿子，开了一家酒吧，生意很好……”

听着听着，我也被感动了。停下笔记，我转身对方平赞叹道：“看来您是把好人好事做到底，这30多年来，你们像亲人一样，一直照顾关爱着这位小女儿。她遇到车祸是不幸的，但能遇上你们这些好心人，她又是幸运的。”

“是的呀。”身旁的方平接口说，“救护人家，会结下亲情，从此就会像亲戚一样相处了。类似这样的，我还有一户人家，叶呈庆、王春莲夫妇，是三溪口街道国垵村人。当年他们家大女儿身患罕见疾病需要手术但缺医疗费，我们发动社会捐款，此后也成为了亲家一般相互走动……”

“噢！”对这一新线索，我极感兴趣，又缠着方平再次帮忙联系到这户人家，让我上门做个采访。

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迎接了我们，一位84岁，另一位75岁，得知我们的来意，两位老人竟相打开话匣子。

王春莲先回忆说：“1989年7月份，20岁的大女儿去江里游泳回来感到身体不适，刚开始以为是中暑了，可总是治不好。后来到杭州省医院一检查，确诊为罕见病，属于全省第三例。为了医治，我已回村向亲戚朋友三次借款，医生说必须手术，但手术费需要自筹一万元。大女儿说，妈妈你回家把房子卖了我治病吧，我治好后会赚钱重新盖回房子的。看到大女儿求生欲望这么大，就决定第四次回村卖房救女。”

“那天，我坐在客车上，从杭州林武门开往青田的路上，我一想起这伤心事，忍不住偷偷地抽泣起来。这时从后排来了一位男士，他开口问我：‘同志，你是那里人呀？为什么这么伤心哭泣？’我就把遇到的事跟他讲了。他听了后，沉思考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地址，嘱咐我第二天拿着医疗证明资料到他办公室找他，他想办法去找县直各有关部门联系救助。”

叶呈庆接口道：“当时义捐得到社会各界好心人的支持，很快募集到九千多元，我就匆匆地交给了杭州省医院，可这时大女儿已肝腹水很严重，肚子鼓鼓的，病情极速恶化，最后经抢救无效还是去世了。这真如晴天霹雳，一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后来，想到老家青田社会各界还在义捐之中，就急忙打电话告知方平副校长，让他通知各单位停止义捐。这时后续已经募集到二、三万元了，后来听说这笔款有的退还给义捐者，有的转给更需要的求助者。”

王春莲说：“第四次回来筹集的是义款，幸亏遇上好心的方平帮忙筹集，否则，当时回村已将房子卖了，在城郊区石臼中学读书的儿子也要辍学在家了……”

一说到儿子，两位老人欣慰地说：“儿子经历了家里的变故，人也懂事了，读书很用功，高中中专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浙江财政学校，1993年毕业分配到县里工作。现在，孙子以637的高考高分考取云南大学计算机信息学院就读……”

采访至此，我大为感慨，脑海里一下子蹦出“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这一浙西南革命精神来，其中“植根人民”这一句话，正好诠释了方平的两则善举，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起来……